

范太史集

十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邪正劄子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崇政殿進呈奉旨留中

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啓導先帝用兵開邊

結怨外域至熙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
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
名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
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
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
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
諭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
任其咎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

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內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咸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

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
聽而小人復用豈唯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
遲不復振矣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
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
社稷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
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
枕矣取進止

論宦官劄子

同上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

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

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
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
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
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
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
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
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
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

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
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
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
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
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
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
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
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構兩宮致慈聖太

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

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

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
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
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
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
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
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
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

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

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

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
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
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
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詞以為至美
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比如反掌之易何難
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
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
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

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
惟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
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
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
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取進止

論曹誦劄子

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候姚麟回日

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整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